

《南史》修订本出版经历了什么？

——本报专访点校本《南史》修订主持人张金龙

本报北京报道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最新整理成果——《南史》修订本近日在京正式出版。《南史》修订本是中华书局推出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的第13种，也是“南朝五史”修订本系列的收官之作。

日前，记者专访了《南史》修订主持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金龙。他介绍，本次修订工作于2007年启动，在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南史》基础上进行，沿用百衲本为底本，广泛收集并充分参考清代以降尤其是点校本《南史》出版以来学术界的校勘与研究成果，对原点校本进行修订和完善，“力求整理出一个校勘精良、标点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更符合《南史》原貌又便于读者使用的错误较少的新的文本”。

通贯宋齐梁陈四代正史，原点校本基础上全新升级

《南史》是唐朝李延寿撰写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八十卷，分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通贯记载了南朝宋、齐、梁、陈(420—589)四个政权共170年的历史。《南史》原点校本由山东大学卢振华先生点校，王仲莘先生复阅，于1975年6月出版。

“原点校本出版至今已有四五十年了，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术进步，无论历史文献方面还是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都有了突飞猛进，应该做一个比较彻底的修订，因此我们将现存的具有代表性的《南史》版本都纳入到校勘范围之内，再从‘源’和‘流’两方面把相关文献纳入他校范围。”张金龙介绍。

《南史》修订以版本对校为基础，充分运用本校、他校，审慎使用“据理推断”的理校。此次修订，仍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为底本。在版本对校上，不仅沿用了原点校本利用过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南宋中期建刊本残卷，同时还搜到同一版本的卷七〇残本(收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在宋刻本中还发现了时代更早的南宋早期浙刊本残卷四卷。此外，这次修订特别通校了今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部元刻大德早印本，还通校了历史上流传较广的武英殿本，参校了南京、北京国子监本和汲古阁本。

“《南史》主要由《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四部正史删削而来，叙事更为简洁，更便于读者把握南朝历史的整体脉络。在修订中，无论是本校还是他校，我们都需要进行仔细对校核校。《南史》一共120万字，但是对校的版本情况不同，有的卷需要对校十个本子，因此整体对校一遍就是一千多万字，我们一共通校了五遍，体量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基础工作。”张金龙介绍，在与南朝四史对校时，需要特别注意辨别哪些是《南史》原本的错误、哪些是版本流传所致错误，以免出现校改过度的情况。

经过修订，《南史》校勘记总数从原点校本的1957条增加到2903条。其中删去旧校333余条，新增校勘记1200余条。在保留的原校勘记中，有1250多条根据新的情况重新作了补充、修订和完善。“我们在做删减决定时十分慎重，要经过多方的求证，有充分的证据，按照这次新的修订标准和原则进行删除。”张金龙说。

《南史》既有“源”又有“流”，要以竭泽而渔的办法广泛比较

《南史》点校本修订工作前后延续十余年之久，回顾整个修订过程，张金龙坦言“每个环节都不容易，而工作量之大也是远超当初想象。”

“本次修订在吸收以往校勘成果的同时，还把以往所未曾利用的不少文献也纳入他校范围。”张金龙介绍，与南朝四史只有“流”而没有“源”不同，《南史》是既有“源”又有“流”。“源”是指史料来源，“流”是指后世的引用、版本流传。因此，此次修订同时兼顾“源”“流”两方面，以竭泽而渔的办法进行广泛比较，力求使问题点或校勘点不致遗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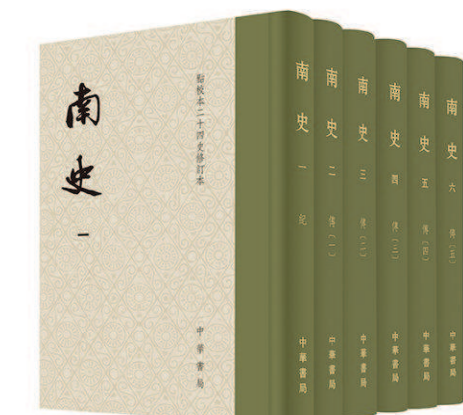
张金龙介绍，《南史》在成书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广为流传，成为后世读书人了解南朝历史的最主要来源。在类书等各类书籍编撰中常常被摘抄引用。因此，对各种不同文献所引用的《南史》进行对校，意味着可能是对多种不同的宋元版本的相关内容的校勘。“即便是经过改编的文献，也有其校勘价值，如《资治通鉴》的编

撰，南朝部分必定参考了包括《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四书和《南史》在内的北宋写本，因而在《南史》的校勘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此次《南史》的修订十分重视对唐代以来特别是宋元文献的参校。”

从《南史》史“源”角度来看，修订本校勘记比原点校本校勘记征引《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分别多了507、207、423、179次；从他书引《南史》角度来看，修订本校勘记征引文献99种，比原点校本校勘记所引68种多出31种，算上修订长编所征引的文献，则修订本所利用的文献超出原点校本一半左右。

除了版本本校和文献他校的依据，修订中对于许多异体字、通假字、避讳字等的考证过程也十分复杂，需要根据南朝历史、时代因素进行整体判断。

“比如在考虑异体字、通假字的使用时，不能说先秦或汉代可以通假，就必定意味着南朝或唐代也能通假。还有一些情况，我们要判断究竟是李延寿在修撰《南史》的时候搞错了，还是避讳字。比如李渊的祖父是李虎，唐代就不能用‘虎’字，南朝有个神兽门，在《南史》中就改成了神兽门，在人名里虎字不能改成兽，就改为了‘彪’字或别的形似、意思相近的字，这都需要我们去辨别。”张金龙介绍，“这些判断都基于我们对文献整理工作的新的认知，以及对南朝历史的整体把握，没有这个条件，这些查证出来的东西都不好判断，这涉及理校的问题，本校和他校的最后决断也体现在这当中。”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计划2027年全部完成出版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历时20年完成的新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点校本出版几十年后留下的缺陷需要弥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修订工程给予了高度重视与支持，2007年，中华书局组织来自全国的一流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开启修订工作。

截至目前，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共出书13种，分别为《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隋书》《金史》《梁书》《陈书》《周书》《南史》，通过修订工程，最新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得以呈现，该工程也成为了新时代对基本古籍深度整理的典范。

中华书局介绍，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本计划于2027年全部完成出版。(本报北京12月5日专电)

鲜活的爱，永远为中国音乐与人民

——贺绿汀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在沪举办

■本报实习生 孙彦扬 记者 邢晓芳

“如若家中有四代人，可能每一代都听过贺老的音乐。”昨天，纪念贺绿汀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市文学艺术联合会文艺大厅举行，贺绿汀先生的亲属、师友以及中国音乐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一同追思贺绿汀的生命岁月。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俞峰，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钢，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夏煜静等领导，江明惇、陆在易、杨燕迪、韩锺恩、王勇等音乐家，以及贺绿汀先生女儿贺元出席座谈会。指挥家曹鹏、作曲家吕其明、《贺绿汀传》作者史中兴等发表了视频致辞。座谈会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主持。

贺绿汀的前半生在救亡图存中度过，从《暴动歌》起，《游击队歌》、钢琴曲《牧童短笛》、管弦乐六首(《森吉德玛》《晚会》等)，直到大合唱《十三陵水庫》等，都具有开创性意义。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院长，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这份事业“关系到祖国音乐文化的前途”，他作为音乐教育家的后半生逐渐开启。近日，上音歌剧院举行纪念贺绿汀诞辰120周年音乐会，指挥家张国勇执棒上音交响乐团、上音合唱团联袂献演，演出了贺绿汀先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包括钢琴独奏《牧童短笛》、电影音乐《四季歌》、艺术歌曲《嘉陵江上》、合唱作品《游击队歌》和管弦乐作品《森吉德玛》等。

敢于改革，突破常规，终身只为“祖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前途”

贺绿汀来自湖南邵阳东乡罗浮岭，在那样偏僻闭塞的山川间，贺绿汀在以锣鼓胡琴伴奏的“板凳戏”的曲调中长大。1921年，贺绿汀接触到三哥在长沙第一师范学习时用的音乐讲义，便开始自学五线谱，痴迷于进行曲。之后一路考到上海音专选修科，开始跟黄自先生学和声，跟查哈罗夫学钢琴。辛勤的成长经历，也为贺绿汀注重实际、敢于改革的音乐教育理念打下基础。

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注重实际教育，突破常规。贺绿汀接手率先创建上音附中、附小，为中国提供了“大、中、小”一条龙音乐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上音教学架构，创立新型的民族音乐系与“民族音乐研究室”“音乐文献编译室”，全力翻译外国理论与音乐家传记等书籍，实施音乐创作、表演实践和理论建设并举，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此外，贺绿汀还关照部队人员、偏远地区人民、少数民族而创办音乐教育专修班、课余班。贺绿汀的音乐教育不仅走在校园中，而且面对中国大地上的人们，无论专业还是业余，他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音乐教育机会，此乃国内首创。

而这样的改革并不容易，贺绿汀一生都在为音乐教育改革和建设操劳，1978年9月，他以75岁高龄再度出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耄耋之年，还奔波在中国各地，筹措乐器经费，改革具有本地特色、中西兼容的音乐人才培养体系。贺元记得，父亲直到生命最后几年，还是时时牵挂大学操场、附中附小的教学用房、教职工住房等，时时提起“要抓紧抢救整理民族民间音乐”。

一心“吭哧吭哧学技术”，创作出人民心底里热爱的音乐

贺绿汀有一句口头禅“吭哧吭哧学技术”，而勤学苦练的前提便是专业教师的配备。据著名作曲家陆在易回忆：“贺老从陕西榆林请来艺人丁喜才专教我们榆林小曲。在附中时，学过的剧种就更多了，有沪剧、越剧、评弹、京剧、河南坠子、民族打击乐(《锣鼓经》)等。假如没有贺老亲自过问，哪有可能动鼓文箫、石篴、甚至丁是娥那样的戏曲大师为我们上课？”贺绿汀历经辛苦聘任专业教师，为上海音乐学院乃至中国音乐界教学的正规化、系统化打下基础，一大批民族音乐人才成长起来。



资料照片(1990年) 祖思人摄

然而，技法并非唯一。贺绿汀曾翻译普劳特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熟谙外国各种技法，但在作品中使用技法却十分克制，“只用一些简单的和弦”。对此，贺绿汀只有两个字：“够了。”吕其明深得其味：“技法都是工具，拿到工具怎么用、为何用、用来表现什么，才是更重要的事情。”音乐家最根本的是要创作出源自人民鲜活经验的音乐。贺绿汀曾在其论文《民族音乐问题》中提出，我国民族音乐“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和口头上”，而其生命力的根本，便是“人民从心底里爱它，不断地磨练它，愈磨愈光彩，以至任何大作家的作品都不能和民歌相比拟”。从民族音乐到中国本土音乐，贺绿汀心系中国的每一个人，用心用情创作着老百姓真正接受的艺术。

贺绿汀不仅创作着“人民的音乐”，更是不断关爱后辈，鼓舞着更多“人民艺术家”。1942年贺绿汀在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指导音乐工作，有个夜晚，贺绿汀在月色下拉小提琴，这个场景深深打动了当时12岁的吕其明，他回忆贺绿汀的勉励：“12岁，正是拉小提琴的时候。”22年之后，吕其明写出了交响诗《铁道游击队》，次年又创作《红旗颂》，贺绿汀认为这个“老百姓能接受，有民族风格”的器乐作品“路子对了”。吕其明动情道：“每次琴声响起，那个月夜便在我眼前浮现。”

195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邀请贺绿汀为电影《宋景诗》作曲，时任上影厂交响乐队队长的曹鹏回忆道：“那段时间他足不出户潜心创作，我是唯一跟贺老打交道的人。每天早饭后，我会登上阁楼，去取他前一天写好的乐谱，他偶尔会抬起头来跟我聊聊天，总是那么温和谦逊。”

打开了世界认识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音乐窗口

贺绿汀的音乐就像上海一样，融汇着中西，打开了世界认识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音乐窗口。他曾说：“民族音乐与民族一样，也是长期历史所形成的，同时也不是孤立地发展着的。世界上自从有了文化，必然有交流，各国的音乐也必然会互相交流，互相影响。”正是有着这样的自信和胸怀，才让他写就了《嘉陵江上》《牧童短笛》《森吉德玛》等借留西方技法展现中国审美意蕴的经典作品，为后世留下《天涯歌女》《四季歌》等兼具浓郁民族风情和时代风貌的动人旋律。

贺绿汀的音乐也多次闪耀于世界舞台之上。1934年，31岁的贺绿汀以一曲《牧童短笛》技惊四座，荣获俄国作曲家齐尔品征集奖的“中国风味钢琴曲”一等奖。1960年10月5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贺绿汀的《晚会》《森吉德玛》奏响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中国交响音乐会”专场。而在1983年9月，贺绿汀成为国际音乐理事会终身荣誉会员，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音乐家。叶小钢认为：“贺绿汀的文化品格、道德力量 and 人格魅力赢得了人民的赞誉。”

贺绿汀曾在同吕其明聊天时提及，“百年之后是否还有人想起我？”他鲜活的爱，在众多代际中无限充盈，他的音乐和教育事业惠泽着每一位中国人。

观众席

是对神的仰望，更是对人的沉思

余思韵

灯光忽暗，已是掌声雷动，全场按捺不住的欢呼之中，王羽佳身着一袭银白长裙走上了上海站首场的舞台……

音乐会从寂静开始。梅西安《圣婴之吻》如同一股清泉，音符从黑白键间缓缓流出，静谧得隐约带点窒息的气氛瞬间笼罩了整个音乐厅，就算那纤弱的颤音渐渐传来了远方深寂的呼唤也无法排解。观众似乎也为这份寂静所感染，全场终于为那无声的曲终忍住了所有……甚至是呼吸。《欢悦的圣灵》突如其来地强劲和弦打破了沉默，极强的节奏感让演奏者的技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着，如同精灵一般在音符间穿梭。声浪肆意地宣泄着它的压强。高度半音化的和声和游离于无调性中的音乐风格，是刺破传统束缚的利刃，是那困兽的咆哮和刺杀的畅快淋漓！

德彪西的《欢乐岛》让人稍微能回过神来一些，斑斓音色的交叠是从幻境乘船回人间途经的景致。但在王羽佳这里，德彪西的朦胧与梦幻又多了一份硬朗。

肖邦优美又略忧郁的旋律一响起，便是凡世的温暖，呼应着地下半场换上的玫红色长裙。开篇旋律淡然的，随着色彩相近的音调相互交替、融汇、发展，逐渐引出肖邦特有的激昂、慷慨与悲壮。《c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延续了肖邦对人生的回望和沉思。它顺承了贝多芬晚期哲思性风格——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挣扎走向了光明。经过上半场的洗礼，或已对激烈的力度有所免疫，反而是柔弱、湿润的和弦能给予灵魂以重击，悄然将之前顶在心头的所有压抑粉碎成泪水夺眶而出。对人的沉思终于随着风铃般的颤

音重归平静，仿佛什么都经历过，又什么都没有发生。

如果说正场曲目是对神的仰望、更是对人的沉思，那么盛宴最后的甜点就是王羽佳自己。返场是谐谑的、轻松的，是舞会的欢庆，是潇洒的炫技，是悠然的从容，是那个让多巴胺为之疯狂的王羽佳！经久不绝的掌声，越发震耳的喝彩和“爱你”的呼唤，一次、两次、三次……六次返场惊喜不断，让那些准备离开的脚步一次次停下来，有些走到一半不知怎么办的人干脆就坐在了台阶上，直到格鲁克的《旋律》曲终。

12月4日这场曲目并不大众化的音乐会，由静开始，从静而生，让人看到王羽佳澎湃激情下那深远的哲思与灵魂。(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23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在沪发布，网络文学国内外主流化程度显著提升

好故事联通世界，海外年轻人爱上网文

■本报记者 许畅

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翻译语种多达20余种，涉及东南亚、北美、欧洲和非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文作家数量三年增三倍，爆发式增长态势明显；起点国际的访问用户数突破2.2亿，Z世代占比近八成……昨天，第二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启动，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支持的《2023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同期发布。一组组大数据表明，网络文学的国内外主流化程度显著提升——作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体系的组成部分，网文正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之一；全世界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看网文、写网文。

以“好故事联通世界，新时代妙笔华章”为主题，本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汇聚18个国家的网文作家、译者、学者，共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新成果，共建数字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新路径。“网络文学不仅将中国的文化与作品带向全球，也见证了这一中国模式的全球化发展。”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表示，网文出海在经历版权授权、翻译出海、模式出海后，已进入“全球共创IP”新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创作者共同进行网络文学IP的培育及开发，开启了网文全球化的新一轮浪潮。

网文译作同比三年前增长110%

上海是网络文学的发祥地和产业高地。近年来，上海网络文学产业呈现出“扎根上海、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的发展态势，持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并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行业2022年总营收达317.8亿元，同比增长18.94%；海外营收规模达40.63亿元，同比增长39.87%。中国网文累计总量达3458.84万部，同比增长7.93%。

翻译出海作为早期网文出海形态，近年来保持高速发展态势。截至今年10月，网文旗下海外门户起点国际(WebNovel)已上线约3600部中国网文的翻译作品，同比三年前增长110%。本年度海外阅读量最高的5部作品《超级神基因》《诡秘之主》《宿命之环》《全职高手》的爆率百分百，《许你万丈光芒好》对应玄幻、西方奇幻、游戏竞技、都市言情等不同题材类型，正是中国网文作品出海类型多样化的缩影。

在AI助力下，网文翻译效率提升近百倍，成本降低超九成。中英译的《神话纪元》，我进化成了恒星级巨舰、英语译西班牙语《公爵的蒙面夫人》等多部AI翻译作品已成起点国际最高等级畅销作品。阅文集团副总裁、总编辑杨晨透露，为了让中外好故事实现更大范围传播，起点国际将启动多语种发展计划，借助AI翻译上线英、西、葡、德、法、日等多个语种。随着新技术应用的持续深化，“一键出海”、全球追更已成为翻译出海新趋势。

海外网文作家数量三年增三倍

在中国网文影响下，越来越多海外年轻人纷纷“种草”，海外原创网文呈现出日益繁荣面貌。截至2023年10月，起点国际培养了约40万名海外网络作家。海外网络作家数量三年增三倍，已成热门兼职、爆发式增长态势明显。

来自孟加拉国的00后网文作家Yazia，笔名有“勇士”的含义，她以小说《萌宝归来》获2023WSA起点国际年度征文大赛新人作品提名奖。“我相信自己是一名战士，而我最大的武器就是写小说。”在她看来，中国网络文学的贡献在于引入独特视角和文化元素，丰富了全球文学格局，她尤其喜欢《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热门中文言情小说，“连同名电视剧都刷了好几遍”。

海外网络作家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网络作家数量居于首位。起点国际签约作家中，00后占比达42.3%，成长为创作中坚。网络作家快速增长，带动海外网文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原創生态。截至2023年10月，起点国际已上线海外原创作品约61万部，同比三年前增长280%，形成15个大类100多个小类，都市、西方奇幻、东方奇幻、游戏竞技、科幻成为前五大题材类型。

25岁巴巴多斯女作家“紫罗兰167”喜欢中国历史背景小说，尤其是《孤芳不自赏》塑造的坚强女主角，这部作品让她对中国的风景和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能够和别人分享萦绕在脑海中的故事，让我很快乐。遇到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与我志同道合的人，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自从开始在WebNovel上写作，我有了很多新的体验。有时这份收入还能解决一些燃眉之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发挥创造力，我觉得自己完整了。”

在85后加纳女作家“光荣之鹰”看来，中国网络文学在营造戏剧张力方面有着丰富而独特的能力，“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能让你跳出写作舒适区”。

国际用户中Z世代占比近八成

随着海外网文生态日益成熟，在线阅读本身的诉求和年轻世代网络社交习惯，让海外读者们更愿意表达，也让围绕内容但又不同于内容的社交变得越来越多。

截至2023年10月，起点国际的访问用户数突破2.2亿，为三年前同期三倍。这些用户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谓“凡通网络处，皆有网文读者”。

《报告》显示，2023年法国的网文用户增速最快。年轻人成为网文阅读的绝对主力，在起点国际用户中，Z世代占比近八成。一边“吐槽”一边追更，是海外用户常见的阅读方式。2023年起点国际用户日均阅读时长达90分钟，日评论数最高突破15万条，阅读活跃度持续上升。

在作品评论区，随处可见剧情分析、人物点评、文化常识、术语解释、剧情建议等“硬核”内容。中国网络作品《抱歉我拿的是女主剧本》总评论数超158万条，位居首位。

起点国际将中国网文付费阅读模式带到海外，培养了海外用户付费阅读习惯，奠定了海外网文高速发展的产业基础。起点国际在线阅读量超千万作品达238部，《许你万丈光芒好》《天道图书馆》等9部翻译作品阅读量破亿。精品内容吸引海外用户付费阅读，2023年起点国际单用户月消费额最高达7230美元。

阅文已向全球多地授权数字出版和实体图书出版作品1000余部；向海外推出有声作品100余部；在起点国际上线漫画作品1500余部；首个自主海外发行的IP改编游戏产品《斗破苍穹：怒火云岚》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上线。海外原创网文走上IP开发快车道，历届WSA获奖作品已有约四成进行IP开发，实体出版、有声、漫画、影视是主要的开发形式。

从最初海外出版授权，到海外平台搭建与网文内容输出，从开启海外原创及输出IP改编成果，到联动各方共建全球产业链，共同进行内容培育和IP开发，走过20余年的中国网文出海之路不断进化，为全球文化交流搭建起更加广泛连接的舞台。